迷彩大堤

（故事二则）

■徐嘉馨

回家

伴着一声尖锐的长哨，楼上传来“咚咚”的脚步声。何勇匆忙摁下妈妈的视频电话，手机屏里柔黄的光瞬时熄灭了。何勇边在楼梯上飞跑，边扣紧武装带。他预感到今天可能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刻，就像他做出参军决定的那天一样。

连日暴雨，鄱阳湖水位暴涨，随时可能出现漫堤溃坝险情，几个小时前，战士们就打好了背囊等待着命令。何勇一脚蹬上运输车，扎进潮湿的车厢里。狂跳的心渐渐平静，他摸了摸身上的救生衣和番号牌，确定一切都是真的，他的双手又攥紧铁锹。运输车驶出营区大门时，何勇回头望了一眼礼台上火红的横幅，脑海里闪现出当兵后第一次视频通话时妈妈哭泣的画面，她看到了儿子黧黑的面孔。何勇突然想家了，入伍一年多还没有回过家。

何勇是独生子，他认准的事情总要坚持。高考成绩出来后，他看了一个征兵的宣传片，发誓非要上军校，父母心疼孩子，不太同意他的想法。不过后来，他到底在大学里还是当了兵，在他心里，家只会束缚他的人生。

黄昏时分，运输车驶出葱绿的高速路，沿着下坡的弯路颠簸行进，远处的景象惊呆了何勇，道路已经被洪流吞没，瓢泼而下的雨水，混着泥汤直直地漫上二层小楼，商铺的招牌在浊浪中若隐若现，何勇隔着蒙蒙的雨帘，一眼就看出这是他熟悉的家乡。

地面越来越湿滑，卡车不能再继续行驶，战士们下车列队跑步前进。坚硬的靴底戳在碎石上，没几步路，裤管就缀满泥汤，又湿又沉。近了，近了，何勇看到最前方打起雪白的探照灯，那就是大堤了。

“战斗”开始了，战友们拎起编织袋，用手里的铁锹灌满沙土，何勇从战友粗糙冰凉的手里接过沙袋，连忙又递给下一个人。如果情势不这样危急，如果时间允许喘歇，他肯定能感到，自己的手腕已经胀痛。掌上磨出了血泡，又被锹柄再次戳破。作战靴里的脚掌可能已发白发皱，一双膝盖因久久弯曲而“咯噔”作响。

时间已至深夜，“班长！我去！”何勇的神经思维已经被抻直，他甩开沙袋，裹紧救生衣，一脚跃进褐色的水流。河水没到下嘴唇，他仰着头，接过战友抛来的索绳，一头扎进水中去系牢工事骨架。水流轰响中，何勇反而感觉越发安静。

当他完成任务从水面上冒出头时，岸上一个身影让他猛地一惊，移不开眼，是父亲！

何勇赶忙顺着绳索，在水中拖着沉重的双腿大步挪动过来，“爸！真是你，你怎么在这？”

“儿子，你怎么在这？”父亲被这张成熟的脸庞惊住了。

“你快走啊！这里危险！我们下午接到命令到这来的，今天视频聊天的时候没跟妈说，怕你们担心。妈说，政府都已经把你们安排到临时安置点了，我说视频中没看到你，她说你出去领饭了。你快离开这里！这里危险！”何勇跳着脚催促父亲。

“我没让你妈告诉你，怕你担心，我参加抗洪志愿队了，这是大家的事情。”父亲边说，边把自己的雨帽给何勇戴上。脚下，放着他从家里带出来的背包，里面有毛巾被、雨衣，还有一件救生衣。

何勇用沾满泥浆的右手扶了下帽檐，看着他生命中挚爱的亲人此刻正处于危险之中，心中的着急和不忍，化为一股热流堵住了喉头，“爸！我一直说，我当兵也是为了保护这个大家。”

远处，堤内水涛翻涌，一排排迷彩色的人流无声地滚滚而动。两人相互对视着，接过彼此手中的编织袋，谁都没有说话，没有多余语言，只有双脚深深楔进泥流，手指插进密实的沙土，一趟又一趟，一程又一程……

路

今年的梅雨期来得很早，地处江淮流域的H县，5月下旬春雨刚刚结束，梅雨就接上了。一般而言，入梅早，出梅也早。受新冠疫情的影响，全国高考延迟一个月。

可是H县一直阴雨绵绵。梅雨丝毫没有顾虑家长们的感受，一步步逼近H县排水能力的极限。终于，还是在高考前一天，H县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内涝。

“儿子明天高考，你今天晚上务必得回来，陪他吃顿饭，给他打打气，孩子现在很需要你。”

H县人武部部长老郑撂下妻子的电话后，看了一眼城市交通图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老郑一边思索着，一边看向窗外——豆大的雨点斜飞，“噼啪”打在水面上。老郑裹紧身上的迷彩雨衣，握紧对讲机，冲进了暴雨里。

现场情况比预想的要糟糕，街心公园附近一片汪洋，多处积水已有1米多深，而且这是通往县一中考场的必经之路，公交车根本无法穿行。

县里开了紧急动员大会，县长态度十分强硬，但是会议进展并不顺利，大家默不作声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老郑。

“我老郑是个军人，不会拐弯抹角，组织给我定了任务，我老郑一定完成，就是背我们也要把2000多个考生准时背到考场去。问题主要集中在从街心公园至县一中这一段四百米左右的积水区，现在只能架浮桥铺出一条路。”老郑一语中的。

“你来组织力量，工程材料我来想办法，明天天亮前我要看到浮桥。”县长向老郑下了命令。

下午，近百名民兵迅速集结待命，等待着工程材料抵达。全县动员，终于找到了一个生产浮筒的厂家，18点时将浮筒运到了街心花园。数百个蓝色浮筒堆成小山，宛如一段微型城墙。

凌晨时分，一座浮桥终于横亘在激流之中。老郑到家的时候，天已蒙蒙亮，饭桌上的菜冰凉。老郑蹑手蹑脚地换下湿透的鞋袜，经过小卧室门前，偷偷看了一眼儿子。老郑感到一股深深的憾意，引得鼻腔发酸。儿子总是在支离的父爱中成长，而他势必将错过这一场成人礼，而且无法为他护航。老郑换好衣服，等不及儿子睡醒，快速扒了一口桌上的饭菜，就急忙出去了。

“一定要保证桥面和浮体衔接稳固，所有连接设备重新检查……”一夜没合眼的老郑对着对讲机反复强调。他急急地在水里穿行，手掌在每一个浮筒上拍打，河水的冰凉直刺腹部。

宽度不到两米的浮桥，在激流中来回摇晃，两边只有几根细细的护绳，老郑安排民兵一步一岗，谨防考生或家长落水。老郑一身救生衣，在水里静静立着。他远远地望见妻子和儿子走上了浮桥，老郑忙低下头，使劲拉了拉雨帽，可这一切早就被妻子看在了眼里。妻子明白，他是怕儿子看见，影响他的情绪，所以妻子一边嘱咐儿子小心，一边又催促儿子快走。

高考结束了。老郑又有了新的任务，在离家不远的大堤上守堤。他想问问儿子的情况，该是玩疯了吧，可惜不能陪他，包括他想要的毕业旅游。有些话，终是尘封的语言。老郑叹了一口气，泛起巨大的惆怅。

老郑站起身摸出手机，给妻子发信息，“让儿子好好玩吧，也该歇歇了，你告诉他，我有任务了，不回了……”老郑的手指忽然停住。

老郑放下手机，直勾勾地盯着远处的几个人影——大堤上，走过一行青年突击队员，打头的小伙子是那样熟悉，扛着铁锹，臂上戴着红袖标，手拿着长竿，一身旧迷彩，正是老郑自己的。

儿子18岁了。老郑知道，他见证了儿子的成人礼，在广阔的大堤，在这个意义不凡的夏季。老郑的眼窝有些发烫，当晚，他收到了一条短信：

“爸，多日没回了。我看见了你为我们考试铺路，我的高考志愿，就报您读过的军校。”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一缕白光

■王礼光

七月的荷叶如一片片翠玉，盛满了温暖的故事。

每年高考过后15日之内进行政审，这段时间是刚转业到县人武部的小李最忙的时候，来咨询报考军校的家长络绎不绝。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高考推迟了一个月。

不大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两个黑沙发，长长的办公桌前，挤满了一脸疑惑伴着不知所措的家长。他们渴望听得懂小李讲的政策，希望能一点儿不错地填好那张装进档案里、可能伴随孩子一生的政审表，于是他们弓着背斜插进来，身子拧成麻花也不在意。人群中不时露出一丝缝隙，小李偶尔能瞥见一两个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孩子。

其实小李讲的都是最基本的政策，如果考生有心，把他们人手一本的招生手册说明看一遍，就用不着家长这么小心翼翼地问东问西了。

家长中有一位家住洛阳的父亲，让小李印象十分深刻。年龄不大却已满头白发，口罩的白系带勒进肉里，顺着脸颊消失在头上，身体微微前倾，一只黝黑粗壮的手臂在桌面上支撑着，眸眼里投射出十分柔和的光。小李当时就好奇，家住洛阳怎么来这里政审？一打听才知道，这名考生是在这里参加的高考，小李就特别留意他。领表时他一遍遍询问小李，之后仍是问一栏填一栏，生怕出错；他刻意与小李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说话前总会紧一紧口罩。

临走时，热心的小李还主动加了白发父亲的微信，“大叔，有什么需要，您随时联系我。”

这位白发父亲真地“没客气”，中午、凌晨、早上，“叮叮”的微信不住地咨询小李一些有用没用的问题。

说实话，小李有些不耐烦，可小李还是忍不住抽空回复。

小李清晰记得，这位白发父亲坐了4个多小时的汽车赶来时，额头上缀满了汗珠，那穿久了污损的白衬衣，真诚的话音，尤其是他那刺眼的白发，好像一缕白光，突然一下子就映入小李的眼底。

小李忍不住问他，“考生呢？”

白发父亲用手抹了抹额头汗珠说：“没在家”。看着小李疑惑的眼神，稍停一会儿，又低声说：“考完试出去玩了。”

瞬间，小李想，这个少年考生，此刻是看不到这缕白光了。

每年交政审表，都有一些考生错过政审截止时间。今年也不例外，听说，有些地方的交通被洪水阻断了。当小李即将办完所有手续时，他拨通了电话，手机那头是那位白发父亲，气喘吁吁、着急忙慌地说：“几分钟就到。”

小李向来有很强的时间观念，可这次，小李只是说：“还有时间，雨天不安全，我等着。”

小李总觉得，这位父亲很像谁，说不清楚，或许就像当年送自己参军忙前忙后、默默付出的父亲；或许就是所有为孩子殚精竭虑的父母中的一个。

多年以后，少年也会成为父亲，他也会生出银丝，白得像一缕光的那种，或许那时他才会读懂今日送他参军、盼他成长的父亲。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远山

■王惠娟 代江涛

一座无名的山从皖南群山中缓缓涌出，有一个中队驻扎在山里，中队有三个单独执勤点，分别位于山下、山腰和山巅。每个执勤点有20多个兵、一名排长，队长和指导员在山下执勤点。

“嘟嘟嘟……”当起床号声响起，山里的一天开始了。站在山巅执勤点准备出早操的上等兵王强望着飘扬的红旗，痴痴地发呆。

他军旅生涯的一千多个早晨是被风刮醒的。单独执勤点常年难见生人，层层叠叠的山木有秩序地沿着四面八方铺开，一切都静而不语。

新兵下连，王强被分到了山里，一心想考军校的他开始了期待中的生活。

刚下连那会儿，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。营区周围除了沙，就是石头，能引起他注意的只有乱石缝中那些生机勃勃的南瓜藤。班长讲过一个故事，多年前的一个冬天，大雪封山，战士们只能“全副武装”徒步下山把吃的扛上来，一个来回就是一整天。为中队官兵吃菜问题绞尽脑汁的司务长病急乱投医，四处开垦播种。他在乱石缝里撒了一把南瓜种，石缝里竟然冒出了嫩芽，生出藤蔓，给光秃秃的石堆罩上了一片片杏黄的花帘，在秋天结出一个个金黄的大南瓜。

他当晚就把这个故事写在了他的日记本上。

早上出完操后，他总是朝着山的尽头再跑一会儿。他固执地认为，每天多跑一点，总有一天会跑出大山，抵近远山。

早晨，如果不是排长，谁也不知道远远的山林中，那个奔跑的点是一个人。当然，还有哨兵，每次出门时，他都面带微笑。渐渐地，他肩章上又多了一道“拐”，他成为了一名老兵。哨兵有着比老兵更青涩一些的脸庞。哨兵也跟他一样，有梦。新兵的梦想，在大山更远的方向，因为新兵总是朝着山那边张望。于是，在有风或无风的大山里，他仿佛找到了志同道合者，脚下跑得格外有力。有时跑着跑着，想起家乡，想起那袅袅的炊烟后，一个头发渐白的女人，在村口守望……

第一次相遇，王强庄重地向排长敬礼，问好。时间一长，他便用目光或者微笑示意，然后便继续奔跑。

立春以后，中队变得忙碌起来。要给“战士菜园”翻土，要站哨执勤，要组织演练。这段日子，时间像上紧了发条，只要一开启，便停不下脚步。两眼一睁、忙到熄灯的生活，让他喘不过气。于是，他寻思着晚上跑步。跑步成为他每天意志磨练的印证。就在他准备启程的那刻，被排长叫住，阻止了他的步伐，呵斥道：“干嘛去？”

“跑步去，这是我的习惯。”他呈立正姿势回答。

“天黑，看不清路，不准去。”排长发出命令。

“排长，两年来，我从未间断……”

排长看着他的眼睛，两人陷入了沉默。

“小心点。”

“好嘞！谢谢排长。”他敬礼。然后转身去拿手电，由于激动，他被门槛绊了一下，差点摔倒在地。排长收住脸上难以掩盖的微笑说：“有点意思！”

他跑起来，风在耳边呼啸，雪在头上滑落，脚在雪野长奔。山里很静，是少有的静。他以前胆子小，每次站岗时，都害怕风声。但跑起来，他什么也不怕。说来也怪，士兵们都说山里有野兽，一直到他离开，都没有看到野兽的影子。倒是平时，遇到过蛇、猪獾、野兔之类的动物，但它们一旦遇上人，便早早地溜了。现在改为夜跑了。夜色，在无声的大雪中愈来愈浓。他一边跑，一边望天，天不语；他跺地，地无言。他看星空，一片苍茫；他望故乡，漆黑不见。有时，跑到终点，累了。他便慢走，一边走，一边唱歌。

然后，越过这座山，他跑回排长为他特批的一间小屋。他要在那里复习功课，在那里实现他考军校的理想。有一天，排长来到小屋对他说：

“这里天远地自偏，中队这么多人，五年没有考走一个，你要争口气，实现零的突破。”

“尽力。”他低着头回答道。

“男子汉，头抬起来！你是我见过的兵中，最有希望走出大山的那个。”排长露出肯定的眼神。

“我一定会实现梦想。”他心头一热，扬起了头。

“这就对了嘛，这才是我带出的兵。”排长拍拍他的肩，走了。

他坐下来，开始进入复习。累了，他便推窗望雪，倦了，也推窗望雪。雪静悄悄地像白银一般铺着，伸着远方。有一次，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排长给他端来了一个小火盆，又小心翼翼地把一件军大衣盖在了他身上，可还是惊醒了他。望着排长那温暖的目光，他鼻子一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开春过后，大雪开始消融，中队士兵准备出发。每到这个季节，士兵们要参加勤训轮换、要参加预备特战队员集训，上沙场磨砺血性，为守山的胸怀增加宽度。他要参加考试，所以没去。走时，他站在欢送的人群中，给每一个兵敬礼。排长在副驾驶座上，朝他竖起大拇指说：“我钦佩的人不多，你小子，算一个！”他的泪不争气地再次夺眶而出。排长一笑，说出发。车子开出，车里伸出很多手来，热烈地给他祝福，希望他能考上。刹那间，他脑海里出现前夜排长与他在操场上聊天的情景。

排长说，“准备好了？”

“准备好了。”

排长说：“坚持，就有希望。”

他点点头。排长接着开始讲他来山里时，怎样想改变命运，从一个农村兵苦干转成士官，最后又转干的经历。排长还说：“中队的指导员和队长都是我带的兵，后来军校毕业分回来，科班出身加上他们自己努力，很快都成了我的上级，我都得听招呼、听安排。”

“是吗？我第一次听说。”他有些疑问。

他站在那里，发现那个夜，居然无风也无雪，天空无比明亮透明。

山里大部分士兵一走，中队又开始安静起来。那段时间，他除了执勤站哨，便是复习功课。后来得知，排长离开时给另一位负责的排长交代：每天只给王强定一班哨。

六月，山里到处弥漫着无名花的芬芳，他也迎来了他人生的一缕芳香——被军校录取了，他即将要离开大山。

走出大山那天，班长送他。他好奇地问班长：“当兵11年，你在哨位上突发过阑尾炎，毒蛇差点要了你的命，三次退伍的机会，多次调走的机会，为什么都没有走？”

班长目光深邃地望着远方，不一会儿，眼睛又转向正昂扬生长的南瓜藤，说道：“我要做这深山里的大南瓜，自从被撒在这里，根就扎在这里了。”

他觉得这句话好熟悉，仔细想了想，那正是班长微信的个性签名。

支队来接他的车到了，车子像离弦的箭一般飞向山外的世界。离开中队，向着东边进发时，他望着车后扬起的滚滚沙尘，望着无边无际的大山，想起那些风里来雪里去的跑步岁月，想起山里那一张张年轻灿烂的青春笑容，想起班长的话，突然被一股暖流涌遍全身。

他把头伸出车窗，在距离营区一个不近也不远的地方，挥手道：“排长、班长、战友们，我还会回来的。”

到达军校后第一件事，自然是给排长发短信。

半个月后，排长写了封信给他，信的背面有山里所有战友的签名。他望着这些熟悉的名字，自己在遥远的北方，在一个没有风雪的夜里，眼泪又不自禁地夺眶而出。那封信不知道经历过多少个日日夜夜寸步不离地陪伴，纸张已经泛黄。

那封信也寄来了山里的风，夹杂着沙子和碎石的风，袭在脸上，疼；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夜里，沙石落在心间，溅起泪花。青春的憧憬、纯粹的战友情和爱情，顺着大山蔓延，让大山越来越博大。毫不经意间，那些被丢失在风中的故事又漫不经心地出现在脑海里，顺着远山的方向咀嚼，辽阔而悠远。

他终于等来了毕业分配，在开往大山的大巴车上，他拿出信，满心欢喜地想着：大山，我又回来了……

插图：李 振 版式设计：孙 鑫

长征

第4914期

故事兵阵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3时05分 印完4时30分